



西銘

東銘

正蒙

理窟

張子全書一

張子全書

總目

一卷

西銘 東銘

二卷至三卷

正蒙

四卷至八卷

經學理窟

九卷至十一卷

易說



十二卷

語錄抄

十三卷

文集抄

十四卷

拾遺

十五卷

附錄

張子全書

經學理窟目錄

第一

周禮

卷之四

詩書

宗法

第二

禮樂

卷之五

氣質

第三

卷之六

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  
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  
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  
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  
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  
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  
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  
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  
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  
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  
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  
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  
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  
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  
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  
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

引子金書 卷之一 正金 二  
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  
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  
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  
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  
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  
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  
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  
宗子之家相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  
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  
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  
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  
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  
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  
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  
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  
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  
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

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  
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  
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  
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  
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  
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悞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  
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  
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  
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

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

張子全書 卷之一 東銘 七  
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  
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  
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  
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  
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于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己從誣入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  
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張子全書卷之一終

張子全書卷之二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正蒙一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絀  
絀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  
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絀絀不足  
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  
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  
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  
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  
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  
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  
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  
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  
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  
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  
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  
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

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

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

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網緼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氣與志天與人<sub>有</sub>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

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符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



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從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旣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

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

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  
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  
爲之食矣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  
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  
虧盈之驗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  
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  
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  
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  
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  
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  
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  
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  
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  
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  
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  
而散則爲戾氣曠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  
寒暑正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  
來德之盛者歟

火曰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  
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旣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  
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  
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  
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  
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  
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  
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

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  
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  
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也陽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動於彼神之道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  
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  
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

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  
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  
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  
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  
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靜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

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

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

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

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

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

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

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入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馬狗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旣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

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

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駐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入聲

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

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

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爾

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違反天理下違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  
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  
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  
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  
善惡混故亶亶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  
以亾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  
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  
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  
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  
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也者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逮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巳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頌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

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入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

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何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

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凝冰者歟夏蟲疑冰

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孫子全書 卷之二 五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  
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  
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  
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  
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  
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  
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  
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  
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  
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  
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  
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  
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  
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

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  
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  
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  
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  
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  
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  
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  
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

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  
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  
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  
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即仲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  
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  
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

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徒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  
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  
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  
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  
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  
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  
知新多識前言徃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  
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入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  
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  
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  
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  
仁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

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喪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入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

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安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入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

張子全書 卷之二 正蒙 三  
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  
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  
謀

大人所存益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張子全書卷之二 終

張子全書卷之三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  
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

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我無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

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

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

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

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

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

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慊於天

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

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道其

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

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

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

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

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

也

大海無潤因竭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

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清諸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入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

長子全書 卷之三 五家

列子全書 卷之三 五家 四  
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其違道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  
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  
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  
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

引子全書 卷之三 五  
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  
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  
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  
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

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

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

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

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赦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

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

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

以縻繫于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

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

而萬知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  
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  
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  
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  
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  
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  
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棗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  
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毋不害使之義禮  
樂不興僞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  
獻子之所賤矣

顯更主祀東蒙旣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

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與者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列子全書 卷之三 五夢 九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  
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  
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  
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  
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  
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  
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  
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  
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  
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  
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  
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  
 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  
 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  
 擯趨進翼如如此翼如左沒階趨進翼如而張拱賓不顧

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爾不為己甚也如是

予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  
 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  
 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  
 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  
 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列子全書 卷之三 五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  
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  
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  
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于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  
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  
好學也已矣

曰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  
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  
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  
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  
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  
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

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漱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眾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于仁而無惡能為也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

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者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

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

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

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王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微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微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

剛者

歸罪爲尤罪已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已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

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

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迹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從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于人私也厚于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

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列子金言 卷之三 五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受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請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察不若小而察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



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顯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及繫辭其文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入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愛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列子全書 卷之三 正蒙 九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  
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  
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  
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  
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

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

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入化矣天德位矣成

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睹亢

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

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

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

人造也

庸言庸行益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已而

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  
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  
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  
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  
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  
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  
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禡附且躁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或一本  
作且字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莨竹爲虜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

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

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

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

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

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

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睹耳聞受於陽  
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  
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  
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  
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  
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

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  
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  
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  
散推蕩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  
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

動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

奏之冠者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

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焉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

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

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

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

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泉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

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

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

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

則知其怨苦嗑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

知其無也

網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棠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

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蒸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也孫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

試厚之至也

列子全書 卷之三 二 三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  
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  
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  
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  
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于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  
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  
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  
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  
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  
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  
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

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  
臧者與

駢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  
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豕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  
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  
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  
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  
氣之應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  
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已正然後和得而治故次八政  
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  
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  
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  
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

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克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民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闋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

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

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

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禴禘禘禘禘禘禘禘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禘以物薄而諸侯

禘如天禘一禴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天下又云嘗

禘烝禘則烝嘗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禴以

為親之極甚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故又發此文與禴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禴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

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耐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太宗見曾子問註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

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

詳爾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枋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下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卽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益得自達于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

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

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  
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  
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  
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  
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我者其唯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取西銘首句為篇名今與東銘自為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  
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  
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

也 舍氣有意否 非象有意否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歟  
食男女皆性也是為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  
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  
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叢然異矣人能盡  
性知天不爲叢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中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  
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  
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  
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  
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  
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惟屈伸動靜終

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  
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  
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  
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  
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

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

之不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諛淫和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通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

張子全書卷之三  
正蒙  
三  
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  
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  
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爲變者對聚散存亡  
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  
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  
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  
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  
之不吝  
張子全書卷之三終

張子全書卷之四

經學理窟一

周禮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  
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  
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  
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爲  
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呪詛於神其間又  
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爲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  
詛亦爲上無王法今山中入凡有疾者專使巫者視

之且十人間有五人自安此皆爲神之力如周禮言  
十矢四已爲下鑿則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則盟  
詛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  
以此病周禮詩云侯詛侯呪靡屈靡寃不與民寃極  
則必至於詛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  
軍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則足彼亦自幸得免  
死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使之  
則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  
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大必  
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  
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  
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  
所共知者事今所謂死雖奴隸龜閭豈不知皆是空  
彼實是小人所爲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引入  
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  
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死亦爲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

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債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  
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爲民百債亦有全不  
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則出而賣  
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  
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管一人而定蓋  
人無敢据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  
其爲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  
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  
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  
土基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  
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  
相爲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  
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  
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  
表足矣方旣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  
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  
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  
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  
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

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  
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  
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  
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  
山陵林麓不在數

廛而不征廛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  
取錢不征者不稅歛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  
官之法而已廛與不廛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  
廛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廛也

既使爲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  
然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  
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  
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  
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  
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  
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榮之道後世乃不肯  
行以爲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歛奪人財汲汲終歲  
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

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其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旣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功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旣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



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強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歛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無復其人楊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爲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遇其時無所告訴然楊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讖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爲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閑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閒此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

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  
餘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  
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  
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  
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  
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中之田賞田賞賜  
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  
四者皆以五十畝爲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  
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菜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廬餘夫亦  
如之廬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菜五十畝可薪者也  
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  
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菜亦半之故曰亦  
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百畝菜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  
之間必更有法

三百畝田百畝菜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菜田半見

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添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添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耳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間亦可毓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間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餘夫

旅師間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間者或已受之民徙於他處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耒粟助貸於民之粟或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間粟貸之得其興積則平頒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迫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爲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耒粟興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間粟井田耕民不時死徙其田偶間而未歸空土有量力者暫資以爲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者里中之養供服噐之用爲賞罰之柄

廛里與園廛之別廛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園廛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間之田也作詩者以國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棄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

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一石而無公田矣十一而稅此必近之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無布縷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閭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之通制也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十畝比遠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太心胸包羅記得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守桃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桃廟亦藏

之於始祖之廟  
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  
言學文王者也

蟬竦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  
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  
言李翱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  
近之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  
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言之能知詩 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  
平易不必爲難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  
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  
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  
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夢傳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問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汗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總之則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福禍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

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遜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代商如此則是武王兩畔也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衣蓋自說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爲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問不容髮當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均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爲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  
義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美里歸與太公行陰德  
以傾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  
以爲文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  
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美里操有臣罪當誅兮天王  
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  
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永矢  
弗過弗告解以永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周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  
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  
成言語也  
文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爲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兩玉  
相攻則無所成必石以摩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  
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  
此便道理出來

###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列子年譜 卷之四 五十四  
譜係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鬯尊須夫婦

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泛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爲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

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爲大宗須據所有家計

厚給以養宗子宗子勢重即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  
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直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  
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  
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已合轉官恩澤乞回授  
宗子不理遷限官及許將奏薦子弟恩澤與宗子且  
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  
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嘗有是人然宗法不  
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人傑顏杲卿真卿後朝廷盡  
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  
人死遂却絕嗣不若各就墳冢給與田五七頃與一  
閑名目使之世守其祿不惟可以爲天下忠義之勸  
亦是爲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  
多有閑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閑官世守之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爲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  
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  
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爲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  
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  
祖

宗子既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張子全書卷之四 終

張子全書卷之五

經學理窟二

### 禮樂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卽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爲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旣崩國家

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  
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  
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

入門而縣興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  
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樂  
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充  
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  
可知只此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  
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  
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  
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  
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  
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  
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  
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  
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  
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

得而禮則庸有此理

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平或避諱爲徵反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黃鐘黃鐘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拒忝後人以羊頭山忝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時未爲定也此尺只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卽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稔二米拒忝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後之言曆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旣不可求人耳又

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如爲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爲和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苦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墮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据高山谿谷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入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今之琴亦不遠鄭衛古音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長言聲依於永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決無預前定下腔子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卽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



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曾識磨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卽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

人之速無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欽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  
氣質惡者學卽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  
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  
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  
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  
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  
行禮無有先後須兼修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  
者則當有所尊敬之心有養愛之者則當有所撫字  
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備文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  
在禮而成就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  
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入  
須當存此心及用得熟却恐忘了若事有汨沒則此  
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  
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  
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  
則無有不善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入耕且學則爲奔迫及動其

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爲貴

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間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爲行室則有與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爲馬始未嘗識馬今指鹿爲之則亦無猶識鹿也學釋者之說得便爲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只聞知便爲了學者深宜以此爲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已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况朋友交相取益乎入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爲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虛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

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已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夷狄不如問夷人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已所問學者舉一隅必數隅反

後生可畏有異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絕利一源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隅人摔搖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歿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僞物當以木隅人爲譬以自戒知息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問學之次第云爾

整齊卽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齊也人須徧有不至處鞭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

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爲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轉之以文則彌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

斯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已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卽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益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大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

理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  
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  
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爲一有不合自  
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  
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  
不復進

立本既正然後修持修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  
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  
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  
學然後有可導以參較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  
堅於實處轉爲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  
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  
與仲尼心則同至於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  
君則有輔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  
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舜爲人君猶起於側微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  
小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



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爲信人爲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只是謂於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

天祺御史第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情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二五二

張子全書卷之六

經學理窟三

義理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爲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

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業須亦入息

此學以爲絕即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碁酒書畫其術固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細微亦必知也

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

求之書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爲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  
是須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  
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  
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  
達人只有立與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  
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欽其事欽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

未有不欽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  
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  
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  
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已身則死此則在常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  
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  
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  
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  
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揚皆不知

能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  
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  
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  
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  
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爲不能則狂者矣終  
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  
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  
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爲力今

須自作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爲無天德今顰眉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能亂吾所守

脫文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速之行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益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畧有所得卽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卽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益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孫子全書 卷之六 五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  
蓋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  
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爲兩老子  
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  
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  
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

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  
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爲  
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  
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  
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  
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  
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



來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  
未能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  
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  
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經  
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爲善易  
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  
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  
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鑿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爲語言可以移動  
已守既定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  
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  
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  
無誦記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  
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  
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  
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

者禮記則是諸儒雜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耻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者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着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者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已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爲難看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  
自博以語言復小却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 學大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  
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  
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

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己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  
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益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  
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

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  
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  
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  
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  
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  
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爲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  
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爲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剡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

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

閑矣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

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

亦須一意慮參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

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

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

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閑閑得數日便

意思長遠觀書到無可推考慮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

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爲不聞

是耳之聞未可以爲聞也

愛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却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

下達處行禮下面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

人如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

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

己則爲能變化却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

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其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大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中須汨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枵也慾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禮使人來悅已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却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由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已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張子全書 卷之六  
大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  
外物其生也易久可  
以燎原野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  
甫之隨晒之多疑須當告使知其病則病止偏治莊  
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  
所不足其只是大直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卽面舉之

張子全書卷之六 終

張子全書卷之七

經學理窟四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  
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若  
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  
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  
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

聞也必以了悟爲聞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濶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動 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

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莫弘知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却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爲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



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已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

由義以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柰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為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卽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懣好樂亦只是為其身虛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於己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大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着心處如何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媿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穰是莠雖在饑

孟子全書 卷之七 五  
謹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掛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却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即身安到身安處却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掃應對是誠心所爲亦是義理所當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去所接而長人須

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己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洪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

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  
疎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只有責己無責人入豈不欲有所能己安可責之須  
求其有漸

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  
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  
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  
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  
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  
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  
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  
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  
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  
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  
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  
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  
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  
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何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閑書未用閱閱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典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來不寐此其驗也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面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伐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爲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

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啟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台不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宣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宣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夏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爲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爲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柰何須着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况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間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柰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柰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也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



可便用

某既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此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王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楊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耻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爲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鐘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總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婿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爲

之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逮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思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亦不肉

張子全書卷之七 終

張子全書卷之八

經學理窟五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凡筮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爲

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踈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牘中至祭時則取而祔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祔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子祔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几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踈故今設祔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爲備須是豫故

至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既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薄正之外多無妨

古者旣爲孟月之祭又爲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爲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

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王既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偏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禘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腍骨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爲之則男子薦之又如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爲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效不爲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

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教胡考之休吳教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其成其休考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

在廟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祖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擔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

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其姑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入不可常居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墀去鬼從廟數以至壇墀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墀之數卽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旣曰鬼饗之又分別

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既是壇墀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爲尚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與此意同彼之謂鬼者只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虫爲八昆虫是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

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旣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 月令統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



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  
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  
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  
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  
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泰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  
泰社王社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泰社在  
唐只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

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  
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  
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  
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  
惜所以超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

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暮而猶哭也

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持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爲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櫛設之於位亦爲褻慢故始無設爲重鬲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蔑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建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卽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然後爲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爲主故以重爲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古之槨言井槨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附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  
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  
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  
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  
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  
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  
室別爲一所可也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  
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  
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  
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  
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  
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  
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  
牛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  
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  
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

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  
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  
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  
人以爲得體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  
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  
字為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  
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總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  
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  
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着已雖小功既卒  
哭可與冠取妻是已自冠取妻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  
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  
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彼  
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  
父不使子喪之為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  
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  
孔子聖人處權我循禮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  
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

列子全書 卷之八 五  
相親矣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思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却服斬此爲父只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暮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

古者爲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受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爲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後絕可乎必須以踈屬爲之後也

仕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總亦當心喪難以求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襲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經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襲何不即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爲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

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  
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  
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二事之義也  
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  
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  
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  
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  
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

尚衣輕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  
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  
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  
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  
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  
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經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  
之輕以斬葛大於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

當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  
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  
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經

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煨煉大功之布以為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之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此說

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二年始獲二人同矣

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當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小功大功言末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為末齊衰不言末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末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特牲少牢饋食一出孺悲之學不勝欽歎父母

張子全書卷之八終



列子全書

卷之八

五帝

五





